

湯余銘畫石窟佛像弘佛法

於物外的淡然
本報攝

雖然聲名在外，湯余銘卻是一副超然物外的淡然。本報攝

湯余銘與女兒湯唯合影
資料圖片



【本報訊】實習記者呂顏婉情報導：「我是個野生畫家。」年近七十的湯余銘帶著濃厚的溫州口音緩緩地說道。在他看來，所謂野生畫家即是順從內心，走上自己選擇的道路，將世界文化遺產石窟作為藝術創作的對象。

「愛好美術，愛好畫佛和世界文化遺產，其實都是愛好。佛教文化深奧、藝術古老，需要有人去歌頌，我作為畫家有義務去弘揚。」孔子曰：七十而從心所欲，不逾矩。湯余銘正用自己的藝術創作實踐着這句話。

中西結合 三維空間

十二月二十七日，由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協會主辦的湯余銘「世界文化遺產石窟」畫展在香港大會堂開幕。《大公報》執行總編輯李大宏、香港文化交流基金會主席李素惠、香港佛教聯合會副會長永惺長老、香港佛光會會長鄭美雲、青年表演藝術家湯唯、香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協會會長楊濤等出席開幕現場。

此次展覽籌備期近一年，湯余銘將自己十二年來漂遊寫生，對印度、尼泊爾等地佛像石窟的考察，以及在雲岡、龍門、敦煌、麥積山石窟等地研究後的佛像畫作、四大名山畫作等悉數展現在大眾面前，此次畫作大多運用了中西結合、三維空間的藝術表現方法。

筆名北雁山人的湯余銘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就多有畫作展出，他用「



▲開幕式大合照

曇花一現」來形容自己五十歲之前的藝術作品。對於那些迎合時代社會需要，完成工作任務的作品，湯余銘現在看來，那是必須經歷的一個階段，卻不是他最想做的。「五十歲的時候，我想自己到底要畫什麼呢，心裡卻是一片空白。」轉向鑽研佛教藝術繪畫其實源於他的外國朋友。一些日本、東南亞友人來到中國必去遊覽各大石窟、四大名山，提醒了湯余銘去關注這些地方的寶貴文化遺產。

「畫石窟佛像，首先是對世界文化遺產的一種真愛、敬仰、歌頌；其次是對石窟文化的保護，因為石窟本身會自然風化，還有人為的破壞等；最後是對世界文化遺產的弘揚，讓更

多的人了解到石窟文化的瑰寶寶貴。」湯余銘說道。

喜結佛緣 超然物外

在創作石窟佛像的過程中，湯余銘感到「這些偉大藝術品的締造，不是佛的力量，而是人的力量。這些古代不知名的藝術家的力量支撐着我進行創作。」他一再強調，佛教是一種善良、智慧、給人力量的文化。對於佛，他表示：「不能迷，而要悟。」所謂迷，就是糊塗；所謂悟，就是智慧。

在轉向佛像創作的過程中，也不乏一些反對的聲音。這些聲音無非是從功利的角度指責湯余銘選擇佛教題

材的創作等於離開了美術界。但他卻秉持着保護、弘揚文化的想法，毅然堅持。「人人皆佛，眾生有善心、佛心。我結佛緣，這些年得到人們的供養，收藏我的畫作，才得以順利生存。」說到這裡，湯余銘露出了會心的微笑。

在繪畫的藝術創作上，湯余銘也頗有心得。畫了一輩子的畫，他是這麼總結的：「一個人做事有三個階段。首先要觀，也就是進入生活；其次要悟，就是坐下來思考；最後要實現自如，心裡想什麼就去做什麼，也就是畫家的自我。目前努力創作石窟佛像，就是我的自如。」在他看來，當下的藝術創作才是真正屬於他自己的。王國維曾說過，古今之成大業、大學問者，必經過三種境界，而這第三重境界「眾裡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，燈火闌珊處。」看來湯余銘已經領會到了其中的真諦，是當之無愧的當代居士畫家第一人。

雖然聲名在外，湯余銘卻是一副超然物外的淡然。他隨身揣着一支毛筆，耐心地為每一位前來索簽名的觀眾題詞。畫展開幕湯唯也從百忙之中抽空到場，為爸爸助陣，湯余銘非常高興。對於女兒湯唯，湯余銘表示：「只要她事業上順其自然、精神愉快、身體健康，感覺快樂就好。」一直欽羨湯唯的大氣淡然到底從何而來，這一刻記者在湯余銘淡泊、從容的人生哲學中恍然找到了答案。

文藝動靜

Culture and Arts

《水影粼光》場地安排失當

嘉 嫻



▲鋼琴家德費與小提琴家凌顯佑攜手演出



▲《水影粼光》演出現場

古人常言：天時、地利、人和。如果把這種傳統智慧套用在表演節目裡，也有十分確切的道理。舉例說，某場音樂會縱使選曲得宜，但如果演出日期時間失當，或場地選擇不佳，又或表演人選差勁，整體演出效果定必大打折扣，甚至失敗收場。本文限於篇幅，只集中討論場地的選取。

打破常規 覓新場地

近年，負責主辦音樂會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香港藝術節，以及多個樂團，都在選擇場地方面力求突破，除原有的常規場地（即康文署轄下各大小場地及毗連的露天場地、香港藝術中心、幾所大學的會堂，以及西方傳統下常用作表演的教堂），競相挖空心思，努力尋覓一些原先並非用作藝術表演的場地，冀為觀眾帶來新鮮感，也可以為演藝節目打破常規。

這些年來，在各方嘗試下，某些常規以外的場所，都用作演藝節目的新地點。當中包括康文署轄下鑽石山南運園池裡原作會議室的香海軒、中環國際金融大廈（即IFC）、鯉魚涌太古坊、中環夫人婦女會，以及戶外場地例如香港公園、馬場等。其實，在選取新場地時，大家當然可以別出機杼，但大前提必須是所選定的場地，在視覺及音響兩大方面定要妥為顧及，務求與節目本身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。不過，必須承認這些嘗試成效不一，無法一概論定。

十一月下旬由康文署主辦的「水影粼光——莫尼克·德費的德布西」音樂會，所選擇的場地，是尖沙咀香港藝術館大堂，算是一種新嘗試。可惜，這個一連演出三晚的音樂會。在場地的選擇、布置及安排等方面，都有很大的商榷之處。

香港藝術館位處尖沙咀海旁，館內背北向南的地方，可盡覽維港水色以及對岸的港島風貌。遊人入內，既享館內藝趣，亦可欣賞館外景致。這是藝術館公認的優勢。可是，如果將館內某處轉為藝術表演場地，則屬另一課題，當中的種種技術困難，必須妥善解決。

首先，是表演的時間，一般鋼琴音樂會的開場時間是八時正，但《水影》的開場時間定為八時半（這可能是要遷就正常的閉館時間），而實際上加上在館外排隊驗票入場，館內入座前的擾攘，正式表演時間是在八時三刻左右。節目演出期間沒有中場休息，觀眾一坐就是



▲杜格尊現場朗讀



▲《水影粼光》節目中，表演者與觀眾交流

一個半小時左右。本來場地與座位如果安排得宜，坐上個半小時也算不上怎樣難受。可惜，場地選擇失當，座位安排欠佳，結果觀眾坐得有點受罪。

場地與節目失卻配搭

音樂會的表演場地選在藝術館入口大門的左側，即是進入大堂後剛進門口的左邊。去過藝術館的市民都知道，這個地方遠離另一邊可眺望維港的一排大玻璃窗。即便是站在入口大門附近，也不易盡覽維港水色，遑論坐在椅上昂首引頸遠望。當晚觀眾不論坐在哪一個座位而翹首遠望，都根本很難看到維港半貌，更談不上盡覽維港水影粼光。如此一來，外在環境與場內所奏多首與水有關連的樂曲無從配搭，產生不到內外輝映的效果。

館內場地細小，只能擺放十多排共約百多兩百張的塑料座椅。可是由於觀眾席位於同一水平線，坐在較後排的觀眾根本看不到表演者，更糟糕的，是表演區沒有架上高台，令觀眾視線更為受阻。當晚筆者坐在觀眾席的倒三排左右，距離表演區頗遠，所看到的只是前排觀眾的背項。別說是獨奏家德費雙手彈琴的風貌，連她本人的頭面也無從窺睹。除非是刻意站起，否則整個晚上只有耳聽的份兒，何來有幸目睹？試想，觀眾購票捧場，但換來的竟是一場只聽得到但看不到的表演，豈不敗興而返？

要解決座位安排以及觀眾視線問題，其實不會太難。如果觀眾座位安全是首要考量之處，不宜架起高台（以藝術館的窄小場地而言，亦實不應架起高台），只消把表演區架上高台，然後以鋸齒形的方式排列座位，即是後一排的座位放置於前一排的兩個座位中間，便可稍為減低視線受阻的問題。

本文集中探討場地問題，因此不擬評論鋼琴家德費、小提琴家凌顯佑以及朗讀者杜格尊的表現。不過，只想順帶提一句：每首樂曲演奏之前，例由杜格尊從後場走進演區一側，朗讀某段相關文字後，便退回後場。這種安排既單調乏味，更拖慢演出節奏。何不讓朗讀者與鋼琴表演者同在台上而常坐一側，讀完就奏，奏完就讀，既順暢明快，更收演奏與朗讀的互動效果。

開拓新場地的進程，難免遇有挫折。只要當中的實際困難多加琢磨，失敗後知所修善矯正，觀眾定必樂意支持。



▼《水影粼光》表演錄排

香港油畫家展近作



▲林明琛《維港餘暉》

「天趣印象香港」油畫展正於天趣當代藝術館舉行，展出三十多幅林鳴崗、王守清、許恩琦、林明琛、鄧亦農五名資深藝術家最新之油畫作品。展期至明年一月十三日。

今次參展的藝術家都生於內地，曾於外國留學，然後不約而同選擇在香港定居。今次作品展現了藝術家心目中的香港印象，帶觀者由維港走訪至新界漁村，並體會香港不同季節的雨量、霧色，以及華燈初上的醉人夜色。

林鳴崗擅於捕捉大自然之美，畫作喚起人們對大自然重新關注。而王守清的新作《藍巴勒海灣之雨季》，將西方的現代派藝術結合中國畫的寫意手法，表現出獨特畫風。

同場更介紹出自王守清手筆之「荷韻」系列的絲巾，筆下荷花的靈秀清馨、靜謐空靈化身於藝術絲巾上，令觀賞者耳目一新。絲巾百分百以蠶絲製成，絲綢質地淡雅輕柔，創新地將藝術作品與絲巾相結合。

天趣當代藝術館位於荃灣美環街一號時貿中心21字樓，查詢電話：二四一六三六三二。



▲王守清《藍巴勒海灣之雨季》



▲林鳴崗《新界日落》